

# 公主徹夜未眠

成英姝·著

Nessun dorma, nessun dorma  
 Tu püre, o Principessa,  
 Nella tua fredda stanza,  
 Guardi le stelle  
 Che tremano d'amore  
 E di speranza.

Ma il mio mistero è chiuso in me,  
 Il nome mio nessun saprà, no, no  
 Sulla tua bocca lo dirò  
 Quando la luce splenderà,  
 Ed il mio bacio scioglierà il silenzio  
 Che ti fa mia.

Il nome suo nessun saprà  
 E noi dovrem, ahime, morir.

Dilegua, o notte!  
 Tramontate, stelle!  
 All'alba vincerò!

成英姝作品集  
1

# 公主徹夜未眠

● 成英姝 / 著

成英姝作品集 1

## 公主徹夜未眠

作者／成英姝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執行編輯／郭慧玲

編輯／蔡佩錦

視覺總監／周玉卿

資深美編／戴榮芝

校對／成英姝 劉韻韶

業務部總經理／朱玉昌

業務部副總經理／李文吉

印務主任／王傳奇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ms4.hinet.net

印刷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1994年10月 初版

2005年7月 二版初刷

定價／230元

copyright © 2005 by Ying-Shu Cheng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公主徹夜未眠／成英姝著。  
再版。-- 臺北市：聯合文學，2005〔民94〕  
224面；15×21公分。--（成英姝作品集；1）

ISBN 957-522-547-3（平裝）

857.63

94011957

- 【自序】
- 001 無畏的生猛◎成英妹
- 005 凝視時間——成英妹《公主徹夜未眠》弁言◎張大春
- 015 我的幸福生活就要開始
- 029 眼睛的告白
- 037 尋找讀心的人
- 051 那不是我丈夫
- 065 THE PIANO
- 077 聖誕夜的三根火柴
- 097 等待火車
- 113 他抽萬寶路香菸
- 123 推銷員之死
- 137 公主徹夜未眠
- 151 遺失一封恐嚇信
- 173 死掉一隻鸚鵡以後
- 189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失憶／失業

【自序】

## 無畏的生猛

成英妹

《公主徹夜未眠》是我的第一本書，我後來的作品幾乎每一本都很不一樣，現在的作風風格與這本書已經有一段相當的距離了，也因此這本書能夠重新出版，我自己是覺得很有趣開心的。這本小說集當初是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至今超過十年了。這裡頭有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尋找讀心的人〉，文筆有點青澀，畢竟是第一次寫小說，事實上，從我開始寫作的第一篇小說至後來寫的十一篇，全部都收錄在這裡。〈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失憶／失業〉則是一篇小說體的後記。

這些年來我幾乎沒有重看這些作品。我是一個小說寫完以後很抗拒去讀的人，所以書稿在出版社校對以後交給我做最後的校對，我常常根本沒做，結果也真屢次發生滿嚴重的錯誤。不僅如此，小說寫完了我經常馬上就忘記，出版社安排我上廣播節目去談新

書的時候，我自己都得失憶症，幾乎忘個精光。雖然說本來記憶力就很差，不過這確實也是一種逃避心理。逼著自己一再去重新正視自己剝開的血肉，其實我會很害怕。

如今這本書再版，不得不重讀一遍，老實說看的過程我很驚奇；這些作品當中有幾篇我到現在還是喜歡。像〈那不是我丈夫〉、〈等待火車〉自己現在讀起來還是覺得非常有趣。〈THE PIANO〉當中以性愛交換琴鍵這個橋段，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出自《鋼琴師和她的情人》，這部電影在我寫這篇小說時正當紅，幾乎是人人看過，因此小說就是刻意沿用電影的原名《THE PIANO》，現在大概沒什麼人看過這部電影了，也就不會知道這個諧仿的趣味。這篇小說裡有一個情節是男主角有一台舊鋼琴，中央C往下數低音La的琴鍵老是按下去後就起不來，「世界上沒有一首曲子沒有低音La」我這樣寫，結果被我的音樂家朋友駁斥說沒有低音La照樣可以作出樂曲。不過，古典樂曲幾乎都會用到這個音吧，至少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沒錯，取自己的經驗當然是不保險的；像是〈尋找讀心的人〉裡頭的角色割腕自殺在送醫途中身亡，這個好像不太可能，我後來查過資料，割腕的死亡率極低，幾乎是近於零。其實我的小說本來就有很濃的荒謬劇場味道，許多情節的趣味就在於它奇幻的誇張帶來的諷刺性，不過，越是荒謬的情節，越是需要有真實性的細節來構成反比，而當時的我大概只能用「肆無忌憚」來形容吧！寫作久了，顧忌越來越多，也就失去當初的那種無畏的生猛。

我是一個很不喜歡跟人談論自己小說的人，不過這本小說集出版十年至今，還是有許多人跟我提過他們閱讀這本書的想法，比如說，有人認為〈我的幸福生活就要開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個丈夫角色，說「這個丈夫是個溫柔的好男人」，我愣了愣，開什

麼玩笑，我不認為自己有意思要把他寫成這樣。現在回頭看這篇小說，恍然覺得這個男人確實是吸引人的，真不可思議。寫這篇小說的時候，因為前提是想表達女主角其實無論什麼樣的生活都無法使她感到快樂，自然不能把丈夫寫成很糟糕的男人，那樣女主角對現實的不滿就太理直氣壯了。然而早年我的小說，一半是因為我的個性，一半大概是受到存在主義的影響（我國中的時候很迷這個），幾乎不可能在作品裡出現柔情，對於人類的感情都加以抽真空，無怪乎聽到那樣的感想會嚇一跳。

在這裡要向讀者說聲抱歉的是，這麼多年來我從來沒有回過讀者的信，因為我很害怕和讀者親近。我也不過是個凡人而已，不敢保證自己可以百分之一百不受讀者意見的影響，可是對一個創作者來說，保持完全自由獨立的創作性是極為重要的（倒是書評家反而不會影響我，因為我覺得書評家也不過是在幹一件他們幹習慣了的職業的事情），我既不是在生產期待受歡迎的商品，也不是在參加作文比賽，我只是一個想把自己內在的藝術世界投射出去讓別人也看到的師傳，若說有什麼期待，也不過是有人看了我的小說可以共鳴、可以召喚他自己的某個記憶、某種私密的思維、某種新鮮的趣味……，就算只有一個人、兩個人也好。

最後，因為這十年來有關這本書，有幾個問題是經常被問到的，就在這裡一併說明。關於書名，〈公主徹夜未眠〉是這本小說集裡頭其中一篇短篇的篇名，取自普契尼的歌劇《杜蘭朵公主》中著名的同名詠嘆調（非常怪的是，我後來發現竟然很少人知道有這首詠嘆調，我對歌劇並沒有特別入迷，不過這是基本常識吧？真的很令人驚訝）。其實當初就是因為這首歌很美，我也非常喜歡這個曲名，因此想爲了這個名字構思一篇小



說（跟杜蘭朵公主的劇情其實是毫無關係的）。我偶爾會這樣，先冒出一個篇名來，然後才為它創造一篇故事。後來因為這個名字用來貫穿其他小說似乎並無抵觸，因此就用了這個名字作書名。

也有很多人對這部小說的結構很有興趣，它採取了一種各篇分開獨立，但是彼此關聯的形式，當中的人物會在不同的故事裡穿梭。雖然就小說的結構而言它有這個特別的地方，但這種安排就我來說，不過就是有如真實的人生景觀。小時候的我，經常躺在床上想破頭地想：「『我』究竟是什麼？」雖然說人的眼睛看到的似乎是一個整體的宇宙，但事實上，不過是每個人各自的私宇宙的呈現，一個人在他自己的宇宙生態裡頭是主角，但是在別人的宇宙裡頭只是配角。一部電影裡有男女主角，還有許多陪襯的角色，在真實的世界中，即使是再不起眼的角色，在他自己的宇宙裡他都是主角。因為我就是我，我不是別人。《公主徹夜未眠》就有點像這樣一扇攤開了的角色各自宇宙的屏風吧！

還有一個最常被問及的問題，是關於小說裡的女性主義。我看過好些以這本書為主題的研究論文，大都是有關女性主義的論述，我本人其實沒有在小說裡宣揚女性主義的企圖，我不會把小說當作宣揚任何主義的工具，但是不可否認小說會自然反映作者的理念，身為一個女性，除非她完全沒有腦子，否則都會感受女人是次等人，即使在現今社會仍是，今天有女人說她完全感受不到女人有受到什麼不公的待遇，我在這裡坦白說，而且我可以百分之一百確定，那是因為妳是個膚淺的蠢材（不過那也不能怪妳，因為社會會把妳教育成這樣）。我是不是女性主義者？我說不出答案，你自己從我上述的言論判斷吧！

# 凝視時間

——成英姝《公主徹夜未眠》并言

張大春

這是一個無秩序的迷宮，街道的中間是又大又深的湖泊，森林裡面是不夜的城市，隧道的盡頭是一望無際的沙漠，巷子的彼端是綿延的山谷，水溝裡面有海洋，地面底下有學校，車站在餐廳裡，餐桌又在馬桶上。白晝和夜晚顛倒，今天過完了是昨天，七點和九點之間有三個鐘頭，九點之後是六點，一分鐘有的時候有六百秒，一天卻只有三分鐘。從時鐘的鐘面上，看不出白天還是黑夜，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唯一能從鐘面上移動的指針得知的是——時間在凝視。

上面引錄的是成英姝正在進行的長篇小說第二章的片段，這是她的第二本書，第一個長篇。——也許我說錯了？可疑的是以下兩點：一、成英姝的第一本書《公主徹夜未眠》（計十三個零星發表的短篇、近十二萬字）難道不能算是一本長篇小說嗎？二、成英姝的第二本書尚未脫稿，又如何得以確認這一未完成之作終將以長篇小說面世？

在前面的引文裡，我們讀到了一個充滿錯亂、混淆、顛倒——姑妄稱之為「超現實」也可以——的世界。這樣的世界早已呈現在本世紀以來許許多多文學家、畫家乃至於音樂家的筆下，它所指涉的人類心靈之不安、之焦慮、之騷動也屢見於批評家滑如冰上鋪油的筆尖紙面，至今，似乎無庸再經創作者贊詞或批評家粉飾了。

我們姑且把「繼承」這種荒蕪景觀的創作概念當成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的一個環節來看好了，那樣我們就可以將二十世紀二〇年代新發於剛、三〇年代益礪其刃的超現實主義運動看做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一個伏筆，在二十世紀前葉設下了綿延千里的草灰蛇線，鋪演六、七十年，在九〇年代的新世代小說家身上筆下乍然綻放一點呼應、印證的靈光。這樣譬喻並不是替成英姝的作品冠高帽、戴光環，而是注解超現實主義這個曾經引起國內文壇、批評界、讀者群極大反感，甚至厭憎的傳統；這個傳統是如何在令人困惑而生怒、而生懼、

而鄙之棄之唯恐不及的氛圍下，「忽焉」從一個向未研讀過「失落的一代」那些譁囂經典的年輕作家身上冒了出來。

從最淺俗的通識面來說：超現實主義的源起不外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誕生的一批年輕知識分子由厭戰而厭世所爆發出來的一連串思想活動和創作活動。我們會因為那個大戰的背景而想起插在字典上無意識地命名出來的「達達主義」，想起布烈東和他那一而再、再而三的宣言，想起多少個半夜驚醒、披衣舉燭、振筆疾書、畫夢錄夢的寫作者，甚至想起達利的貓和鬍子和長槍和裸女和滴淌如淚的時鐘，想起……

這些是不是能讓我們想起：人類文明發展（或者小說創作發展）的上一個進程呢？在十九世紀中期，是不是早有另一記草灰蛇線的伏筆存在呢？如果我們硬派福婁拜是超現實主義者，恐怕直為童子所不齒；即使我們強辯：福婁拜曾經斬釘截鐵地對封他為「現實主義者」的人說過：「我不是現實主義者；我憎恨現實！」的話，也無法在任何客觀基礎上證明：福婁拜的作品有何超現實的表現可言？另一方面，因憎恨現實而刻畫、諷刺現實的寫作傳統終不能免於「摹擬複製」彼一現實的企圖，這顯然不是超現實主義者「寧可發現、發掘並發明」非感官知覺思維世界的終極關切（甚至基本關切）。受心理分析學派強烈啓迪的超現實主義者對現實的憎恨使他們耽溺於另一種更深沉的憤懣——他們會這樣問：支配現實並使之如此可

厭的最初一因是什麼？他們找到了各式各樣的答案。其中之一是時間麼？這巨大無倫之力。

唯一能從鐘面上移動的指針得知的是——時間在凝視。

未曾經歷過大戰、內戰或任何一次震撼度不超過一場都市萬人示威活動的街頭戰的台灣年輕人在九〇年代中又是怎樣地憎恨著他（她）所處身的現實的呢？家庭問題、升學壓力、人際緊張或者寵物出走、交通阻塞、證件遺失……比較起國族認同、政治亂象、經濟失調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外患內憂、國仇家恨來說，上一代或兩代的長者都會帶著中、老年人獨特不改的腔調感歎或訓誡說：「年輕人！你們已經很幸福了……」長者的意思是：更可憎恨的現實已經不存在了。

在成英妹的《公主徹夜未眠》裡，〈我的幸福生活就要開始〉的女主角是個失去記憶的妻子兼母親。失憶？多麼具有「象徵意義」的一種病啊？妻子兼母親又是多麼具有「象徵意義」的一個角色呢？「倫常的重心或中心」（妻子兼母親）不再負擔「擁有或廣續歷史」（記憶）的任務，這就是年輕人成英妹對長者那「語重心長」的感歎、訓誡的答覆了。在小說裡，成英妹讓她的女主角這樣表現：

接著她又學了一首平安夜，她想到有一天她也能彈蕭邦的離別曲的時候，也許可以重新嫁給一個格調比較高的丈夫，到那個時候記憶恢不恢復都已經不是問題了。想到這裡她開始有了一點幸福的感覺。

我們會同情這失憶女人的丈夫，他身爲一個低收入的市井工人並沒有失職犯錯或悖德違法，我們也會同情這失憶的女人——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她在丈夫墜樓之後又「毅然決然」回家扛起責任；這女人的秘密渴望最後終於動人起來：「要是能再失去一次記憶就好了，她想。這一次一定會好好把握，狠狠地把丈夫和女兒都甩掉，真正地開始幸福的生活。」

甩不掉丈夫和女兒的宿命是不能靠失去記憶來解決的，因爲這一次失去記憶之後的一切並不會因再度失憶而改變。我們如果還要再追問下去，答案將會是連超現實主義者都無從解答的最初一因：時間。那巨大無倫之力。揆諸〈我的幸福生活就要開始〉內文所顯示的：當一個因失憶而重生的女人進入家庭生活（即使一切如此原初、如此新鮮、如此陌生）之後，她已經在時間的凝視之下，存在於一個現實之中，無從掙脫。問題不在現實如何惡劣，而在存在性本身之不可掙脫。此外，失憶成爲幸福的蜃影式的大前提。也正由於這種所謂的大前

提祇是邏輯的、推演的、非現實的，於是幸福這個結論也不可能了下來。我們遂知道：被時間凝視的存在者祇剩下一種能力——等待。且無目的。

〈等待火車〉其實是〈等待果陀〉的翻版。兩個故事中的主角都是「等待」而非火車或果陀。成英妹有幸而不必絮絮叨叨一些聽起來不像出自人口的諱論，也使〈等待火車〉的讀者有機會發現：那個擔任小龍套的錄音帶推銷員原來就是〈推銷員之死〉的主人翁，而這個卑微、落寞的推銷員居然在他自己悲慘的故事中也一度介入了〈我的幸福生活就要開始〉的女主角的人生，後者——這終於取得同情諒解的失憶女人，在〈公主徹夜未眠〉中居然又是另外一個面目。

缺乏耐心的讀者其實很難發現成英妹小說裡最足驕人的魅力。成英妹是個能讓故事剝除故事身分的作者。每一篇各具觀點、情節、人物個性、鮮活對白的小說其實都在等待著另一篇小說來替它「除魅」。我們在〈聖誕夜的三根火柴〉裡讀到被裁員的小市民劉平荒誕無由的遭遇以及愚騷莫名的性格，他的奇想在擦亮的火柴微光之中益發顯得鮮明、燦爛、奇詭且動人——無論那奇想多麼令當事人劉平憤怒或痛苦。可是等到我們進入〈死掉一隻鸚鵡以後〉的世界，劉平其實是個從小就（因為發燒？）好吃懶做的混蛋，他的父親劉金全才是像囚鳥一般的家庭受難者——噫！不對，在〈聖誕夜的三根火柴〉裡，那個沒有名字的父親又是個

多麼嚴酷、冷漠又尖酸的父親啊？

所謂「讓故事剝除故事的身分」是個複雜的問題。就最淺顯的一方面言之：小說中人物的個性在另一個故事中顯現出迥然不同的樣貌，固然涉嫌侵犯了古典的統一律，卻強而有力地脫卸各個人物的角色、階級、族群、倫理編納，彰顯成英妹試圖還原一個個人「本來面目」的慧眼和匠心。就類型的歸屬和動機來說，一部荒謬劇（《等待火車》）裡的女主角如果就是另一部通俗劇（《那不是我丈夫》）裡的女主角，則成英妹善於運用類型互滲以瓦解「小說體製」這一身分的能力亦已非比尋常。我們還可以從更深一層的敘述結構和閱讀反應去揣測成英妹在《公主徹夜未眠》之中進行這種類似童玩七巧板加九連環式的實驗——這是任何一個世故的文學讀者都會覺得有趣的實驗；那就是：無論我們從這本書中的任何一篇讀起，都會因為閱讀次序（時間先後）之不同，而導致不同的詮釋。我們的同情、感動也因之而大異其趣。質言之：成英妹串聯十三個短篇，讓各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的嘗試非但將人物個性和類型區隔活化、立體化，也讓不同的讀者容有多樣的閱讀線索。

小說與小說之間相互剝視、檢驗——讓我們不要用「顛覆」這個流行到失去力量的字眼罷，從福婁拜到布烈東或達利大凡都不外因為現實之中的廣大流行而憎恨起現實來的；小說這一門藝術如果有八萬四千個法門，而祇有一個證果的話，我們可以這麼說：它渾身上下所



有的漏洞都可以也唯有透過另一篇小說滲入、填補、充實、擴張。小說之所以顛撲不破，也正由於它像時間一樣可以容納任何現實，並同時凝視任何現實。需要解釋得更具體嗎？那麼我得這樣說：這篇注解成英姝小說的文字本身也是小說，它和《公主徹夜未眠》之中的任何一篇獨立發表的故事一樣，成爲彼此剝視、檢驗的一部分。如有任何不幸（幸福生活尚未開始）的讀者先讀到這篇文章，才開始讀另外那十三篇故事的話，他（她）進入《公主徹夜未眠》這個世界的方式就有了改變，他（她）會先這樣想：「超現實？」

從超現實到憎恨現實，從憎恨現實到存在性之不可掙脫，從存在性之不可掙脫到無目的之等待，從無目的之等待到小說凝視現實——這一串語句的連綴顯示了什麼？讓我們再窺視一段成英姝尚未發表結集的文字：

似曾相識的景象和聲音，說不出來的熟悉氣味和感覺，重複著相同動作的人，曾經做過的事，一切都告訴我，我在原地打轉。每一次在岔路口選擇一條道路，或是在好幾扇封閉的門前選擇一扇門打開以後，總是在想，如果選擇的是另一條路，另一扇門，那麼會到達哪個地方？

《公主徹夜未眠》的末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失憶／失業〉也許會令廣大流行著嗜寫耽讀「後設小說」的文藝人口驚艷，我們可以想像那些對《包法利夫人》和《等待果陀》同樣